

侯仁之讲北京

生活在北京的百姓

不能不了解北京

管理着北京的干部

不能不深悉北京



尹钧科 选编

北京出版社

探
本
之
詩
本
家

卷之二 雜著 四

一、論詩之與世

二、論詩之與人

三、論詩之與時



卷之二 雜著 四

侯仁之讲北京

尹钧科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仁之讲北京 / 侯仁之著; 尹钧科选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10

ISBN 7-200-05036-9

I. 京… II. ①侯… ②尹… III. 历史地理—研究—北京市 IV. 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8369号

侯仁之讲北京

HOURENZHI JIANG BEIJING

尹钧科 选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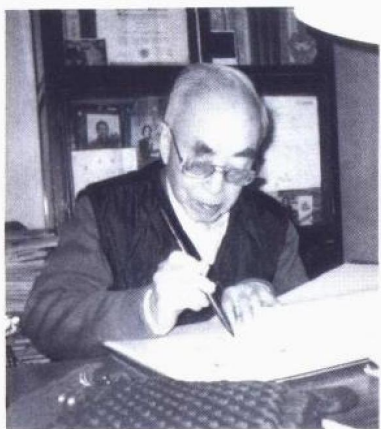
635 × 965 毫米 16 开本 11.5 印张 1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0-05036-9

K · 530 定价: 28.00 元



侯仁之（1911— ）

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1年12月6日生于山东恩县（今武城县）。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4年又被该校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兼任教授。1952年以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地理学系及地质学系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顾问，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以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开辟了新途径、新领域，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为沙漠治理和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了基础知识，特别是对于北京城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水源的开辟和城市规划的特点，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自《简明中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年版）

本书图片作者：

张肇基	张承志	许延增	何慷民
何炳富	高 宏	肖绍元	陈守福
王英武	李士炘	谢连山	宋连峰
胡敦志	于 利	叶用才	徐春平
牛永利	朱洪宇	杨良志	尹钧科

部分老照片选自：

《图说北京史》	北京燕山出版社
《帝京旧影》	紫禁城出版社
《旧京大观》	人民中国出版社
《旧京史照》	北京出版社
《旧中国掠影》	中国画报出版社

谨此致谢！

目 录

北京——知之愈深 爱之弥坚 (代序)	1
历史上的北京城	14
说 蓟	29
说 燕	32
卢沟桥与北京城	37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52
踪迹高粱河	75
要看到建设“滨河公园”的历史意义	83
什刹海与北京城址的演变	88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101
白浮泉遗址整修记	103

现在的北京城最初是谁建造的	107
紫禁城——回顾与前瞻	114
天安门广场的过去和现在	119
海淀园林的兴替	123
北京城最早的水库——昆明湖	129
漫话北大校园	135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序	140
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	145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序	149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	155
编后记	157

北京——知之愈深 爱之弥坚

(代序)

《我和北京》



旧燕京大学

1988年夏，我读过冰心师为北京《学习与研究》月刊所写的《我和北京》一文之后，立即引起了内心的共鸣。实际上我并没有听过冰心师的课，也很少有机会亲聆她的教诲，可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认为她乃是给我心灵以莫大启迪的第一位老师。因此后

来到我报考大学时，我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迈进了以燕园闻名的高等学府的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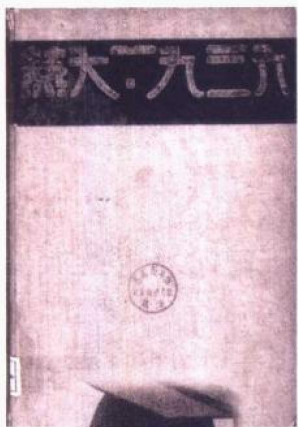
如今回忆，那还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从一位同学那里偶然看到了《超人》这本书，借来阅读之后，竟深深地触动了我。它好像忽然把我引进到一个心灵中所能亲切感受的新境界，同时也就启发了我广泛涉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所谓新文学的作品。从郑振铎等人的文学研究会，一直





到郭沫若的创造社、蒋光慈的太阳社等等的出版物，只要接触到的，无论是小说还是诗集散文，无不感到兴趣。可是我再也没有意料到，后来在我投考大学时，从《超人》开始的新文学的广泛阅读，竟然有助于我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并且获得了优厚的奖学金，否则我也是无法入学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高中毕业于通县潞河中学。该校可以保送高中三年达到一定成绩的学生参加燕京大学提前招生的特别入学考试，只考国文和英文。我得到这个机会，和被保送的其他同学直接到燕大校园参加考试。主考国文的是一位女老师，她在黑板上写下两篇作文题目之后不久就离场了，由他人监考。事后我才知道命题的就是冰心老师，很可惜当时没有听到她什么话。这两篇作文题目，一篇是《雪夜》，要用语体文来写。另一篇是《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要用文言文来写。我看了题目，自觉得心应手，于是满有把握地尽先交了卷。英文考试自信平平，试题也没留下任何印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我收到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时，我就已经暗自心许冰心就是我的老师了。也正是因为我有机会进入燕京大学，才使我有可能会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年夏，由我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刚好出版，又正好读过了冰心师的《我和北京》，



燕京大学校刊。本期内有侯仁之先生的毕业照片。

于是我决定把这部图集奉送冰心师一部，也是“饮水思源”的意思，并附上一信，照录如下：

冰心我师：

您在《我和北京》一文中写道：“我和北京的感情是深厚的，是与日俱增的……提起北京，我想到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总有说不完的话……”读了这几句话，我真是高兴极了，因为我也对北京怀有深厚的感情，只是笨拙的文笔，写不出对她应有的内心感受。虽然从我少年时代起，您的文学创作就曾给了我以深刻



由画家王晖创作的冰心肖像

的影响，正如我在一篇短文中所写的那样，是您的《超人》“像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命的小溪，也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纪念文集第423页）可是后来一种意想不到的机遇，却把我引向了另一条生命的渠道。四年前我曾写下过如下一段回忆：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历史的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



冰心与侯仁之夫妇的合影

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文译本序）

现在敢于奉告我师的是这粒种子，借助于集体的培育，也已开花结实。果实之一就是这部《北京历史地

图集》，送上一部请我师笑纳。追本溯源，如果不是《超人》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如果不是在燕京大学入学的语文考试中由于您的命题而得到顺利“过关”，我恐怕也就不会和北京同样结下这种不解之缘了。

“生命从八十开始”！

敬祝

我师健康长寿！

按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冰心师已是88岁高龄，依然写作不息，自谓“生命从八十开始”，我也就借了她这句话，致以最衷心的祝愿。我想正不知有多少读者也必是和我一样，心怀着这同一声美好的祝愿的。

意外的收获

当我还在北平燕京大学本科学习的时候，有一天，我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读到了梁思成教授与夫人林徽音女士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文中写道：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来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有的是烜赫的“名称”，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偶尔受诗人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诗意的感受……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无形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以上这段引文，我曾一读再读。其中使我最有感受的，还是这最后的几句话。因为



旧德胜门

中所透露出来的“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此后不久，我大学毕业，作为顾颉刚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一课。到这时，我才真正考虑到古代建筑在印证“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中的重要意义。



梁思成教授与夫人林徽音女士

当时我正热衷于探索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起源和变迁，已经感觉到单凭文献记载是不行的，需要实地考察，特别是实物的印证。因此常只身跋涉于荒郊野外，对于今昔陵谷的变化，水道的迁移，偶有所得，亦尝不胜快慰，却很少注意到从掠眼而过的那些风雕雨蚀的古建筑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重新建都北京，梁思成先生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项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梁先生正是当时最孚众望的人选。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梁先生又推荐我去兼任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这就促使我在关于北京城的学术研究中开始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就是从纯粹的个人兴趣转入到力求联系建设实际的道路上来。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新起点

我开始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研究工作的时候，梁先生又约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市镇计划组讲授一门新课《市镇地理基础》。为了避免过多抽象的原则性描述，我考虑还是以试图解释我国历史上一些名城——特别是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为例，作些具体的说明。结果却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为了开设这门课，我曾深受梁先生的鼓励。实际上，正是这门课程和我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兼任的工作，终于成为我研究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新起点。

我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兼职时间并不长，可是我对北京的研究，在密切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导下，却一直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最近十年内，研究的内容就更加涉及到与规划设计有关的问题上来，而且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终至欲罢而不可可能。



本书选编者尹钧科与老师侯仁之先生1978年在考察圆明园时的合影



从海淀园林开发的研究到城市水源问题的探讨



圆明园公园大门

我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所承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从地理条件上充分论证过去海淀附近园林开发的原因，以便进一步考虑其规划利用的前景。当时提出这项研究课题，是因为有项建议在圆明园的废墟上，进行

一项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工程，这就涉及到整个圆明园以及附近一带旧日园林的利用问题。为了进行合理的规划，首先就需要了解为什么自明清以来海淀诸园接踵而起，从私人别墅一直发展到皇家的离宫别馆。这块地方究竟有什么特点，竟在数百年内发展成为北京近郊盛极一时的园林区。

研究的结果，从微地貌和水源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海淀台地”与“巴沟低地”两个小区的划分，而旧日海淀诸园的分布，无不在巴沟低地这个小区之内。因此，以风景论，自然首推旧日园林散布的低地；但是以建筑条件论，当以海淀台地为上选。并于1950年秋向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经修改后，发表在1951年5月出版的《地理学报》上）。其后梁思成先生口头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认为圆明园废墟应作为遗址公园进行绿化，并已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考虑之中。近年来为了进一步研究和保护圆明园遗址，又成立了圆明园学会，这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作为学会的成员之一，我曾提出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应在保护



其园林基础和建筑残迹的前提下，力求恢复早已填塞或淤废的河湖水系，并有计划地广植花木，因而提出“以水为纲，以木为本”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一最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遗址保护下来，免得再受破坏。

比起保护圆明园遗址要远为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首都建设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新水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曾就北京市发展过程中水源的开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在历史上北京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遇到了水源不足的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北京，如何胜利解决水源问题，将是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关键之一。”（见《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1956年在官厅水库修建之后，眼看着永定河的湍湍清流就要通过新开凿的模式口隧洞流注北京城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说：“这是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我们身在首都，并用自己的双手推动着首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前进的人们所感到十分兴奋、十分鼓舞的。”（见1956年2月17日《北京日报》，原文标题：《改造首都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措施》）但是在今天看来，如何解决好北京的水源问题，不仅是北京环境建设的关

键之一，而且是关乎北京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乃至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同时，如何节水的问题，却比开辟新水源的问题，更加严重地摆在我们首



永定河新貌



都人民的面前。热爱首都我们心中这座伟大而光荣的城市，就应该首先做到这一点。因为用水的消耗与日俱增，而新水源的开发，虽有种种设想，仍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城墙的存废问题和片段城墙遗迹的维修

1984年5月，也就是中美两国首都结为友好城市的时候，我正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进行北京与华盛顿在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上比较研究的时候，忽然接到北京燕山出版社的来信说，瑞典学者喜仁龙的巨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中文译本就要出版了，要我写一篇小序。

这立即使我想起我青年时候初到北京时，正是由于她那巍峨的城楼和城墙才使得我“一见钟情”。于是我欣然应命，如期交卷。

就在这篇序文行将收笔之前，在为北京旧日的城墙和城门都



旧前门

已荡然无存而深感惋惜的时候，我还在括号内加注了下面一句话：“内城西南角尚有一点残迹，有待考虑如何处理。”我当时写下这两句话，实在担心这残余的一点城墙，也会被彻底清除。此后我每次经过那里，看到那一片被剥去城砖的残破墙体和聚集在墙根下的那些棚户式的临时房舍和成堆的垃圾，心中总有一些隐痛，不知究竟如何处理才好。几年时光又过去了，随着这一地区的不断开发和建设，北京市人民政府下决心把这一段残余的墙